

林彪集团后代现状：林豆豆依旧像公主

1971 年林彪折戟蒙古大漠，相关人员被迅速整肃，大多数人的政治命运就此划上休止符。此后 40 年间，林彪集团“二代”们的命运如何？

落选“驸马”娶李作鹏女儿

41 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没有感觉而落选。这使他得以逃过后来那场灭顶之灾。“九·一三”事件后，刘伟钦也被收审，因为他无缘于林豆豆之后，他又娶了林彪集团“四大金刚”之一李作鹏的女儿。

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于 1979 年结束长达 8 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他太太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一家 4 口住在 15 平方米的小平房。迫于生计，1980 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卖起了对联。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1990 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

“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

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当年一家人离散，在 301 医院上班的她被打发去了山西小山沟里的野战医院，际遇陡变，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确，“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在赚钱上，“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同样出色。1976 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1980 年代，他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 4 台车子，一年挣个百十来万不在话下。

黄、刘等人现在都已经在家安心养老。和他们一样，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已大多退休。只是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

黄春光不接受“黑二代”的称号。“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我们这批，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

的？——我不能说没有，绝不多。”黄春光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

1971 年，吴法宪之子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关入地下室。审查一阵，他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与同时期不少人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林豆豆、黄春光、吴新潮等林彪集团子弟先后都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等当时中央领导帮助得到安顿。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

聚会时核心依旧是林豆豆

“四大金刚”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在社会上走动，“黄吴李邱”是习惯性的排序，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我们现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联”。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当然是林豆豆，她依旧像个公主。聚会时，“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

“九·一三”事发，举报有功的林豆豆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被撻到郑州汽车厂。1987 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后来进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了个正处级待遇。林豆豆目前已退休，多年以来，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

这代人之间，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2009 年国庆，二代们聚会，席间林豆豆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快乐老人报》2013.1.4

摄影师的抉择：拍照还是救人？



12 月 3 日，纽约地铁事故现场摄影师阿巴西所拍的“地铁撞人”照片，小图为当事人韩基石。

2012 年 12 月 3 日，纽约时代广场附近 49 街地铁站上演了一幕地铁惊魂。一辆来不及刹车的地铁将当事人韩基石夹在车厢和站台之间，“像个布娃娃一样遭碾碎”。纽约地铁的这场事故将现场的摄影师与他拍的“地铁撞人”照片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职业道德与人性伦理”的争论。

纽约地铁：拍照者“见死不救”？

地铁轨道内，一名男子左胳膊趴在齐胸高的站台上，他侧转身体，面向一辆驶近的列车。这是被人推下站台的韩基石最后照片，当时他正试图爬上站台。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12 月 4 日的《纽约邮报》头版刊登了这张照片。图片说明写道：这个人被推下站台，就快死了。图片下方一条醒目大标题：没救了。

“为什么摄影师和旁观者的第一反应不是向这名男子伸出救援之手，而是抢拍死亡事故的照片卖给报纸赚钱？”“基本的道义感哪里去了？”这张“垂死挣扎”的照片很快引起了强烈争议。

自由摄影师奥马尔·阿巴西被谴责在生死瞬间“见死不救”，只是眼睁睁看着列车进站宣判该名男子“死刑”。

阿巴西为自己辩护称当时距韩基石数



1994 年，普利策新闻奖照片《饥饿的苏丹》。

百英尺，“事发突然，根本来不及施救”。他还说，举起相机的目的是试图用闪光灯来吸引地铁司机的注意。这样的理由显然无法让人信服，很多人坚持认为，“摄影师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摄影记者，人伦在前，然后才是职业道德”。美国国家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约翰·朗表示没法对他的行为做出评价，“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距离有多远，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帮得上忙。”朗认为作为人在道义上的责任要远远高于作为摄影师的工作职责。“如果当时你确定能够施以援手，那从道义上来讲，你必须去救他。”

救人第一报道第二，还是相反？

同样引发“职业与伦理”争议的还有拍摄过《饥饿的苏丹》的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

1993 年的一天，正在苏丹采访的卡特用相机记录下这样一幕：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奄奄一息，瘫卧在地上，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在她身后，一只秃鹫虎视眈眈、伺机扑上前来……当年 3 月 26 日，该照片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后来很快传遍世界，1994 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这张照片在引起全世界对非洲难民关注的同时，也招来一些质疑声和批评声。佛罗里达一个记者撰文称卡特是“踩在小女

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卡特则辩解道：“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

在坚持报道新闻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之间，卡特们选择了新闻专业主义。在他们看来，当面对战争、动乱等大的灾难时，记者个体现场的任何努力，都比不上向世界报道真相更有意义。

1972 年，当时身为美联社摄影记者的黄功吾在拍下著名的被燃烧弹击中而奔跑的女孩照片（《战火中的女孩》）之后，立即将小女孩送入了医院。照片上的潘金淑全身赤裸，而且被严重烧伤，她一边跑一边撕掉身上正在燃烧的衣服。后来照片刊出，黄功吾也因此得了普利策奖。当年的评论称，这张照片在激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感方面，甚至对越战的早日结束起到的作用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节目还要大。

普利策的选择

1904 年美国报人普利策发表文章，主张报人“对于本身所接触的问题具有准确的知识和最诚挚的道德责任感，应以服务社会增进公益为目的，不应屈从于商业利益或追求个人权利”。之后，新闻伦理的概念便发展起来，媒体工作者们也开始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

然而，美国国家摄影记者协会的职业规范却警告摄影记者不要“试图改变或影响正在发生的事件”。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摄影者因为捕捉了人类的苦难和人性的罪恶而获得荣誉，他们也常常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痛苦不堪。《饥饿的苏丹》作者卡特 1994 年获奖后不久，就在约翰内斯堡的一辆汽车里自杀，年仅 33 岁。他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国际先驱导报》2012.12.18 文 / 陈娟

留巨额遗产 继承人冻死荒郊

2012 年 12 月 24 日，美国 60 岁流浪汉蒂莫西·亨利·格雷，被发现冻死在怀俄明州西南部的荒郊里。经查，他竟是已故铜矿业女富豪于盖特·克拉克的侄外孙，或许可继承约 19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2 亿元）遗产。遗产管理人称，承办律师一直在找格雷，之前只找到他租来堆东西的仓库。

富豪：生前隐遁 20 年

克拉克的父亲威廉·克拉克生前是一位铜矿业大亨，曾是全美第二富有的人。克拉克年轻时继承父亲大笔遗产，生前在纽约市医院隐遁 20 年，2011 年 5 月以 104 岁高龄离世，膝下无子的她留下高达 3.0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9.1 亿元）遗产。据她

2005 年立的遗嘱，房地产与艺术品大多捐出，成立基金会，她的护士、律师、医生等亲信也获馈赠，家人却分文未得。

家人：为争遗产打官司

该遗嘱签署前 6 周，克拉克曾签署另一份遗嘱，把遗产大半留给家人。因此，原本有继承资格的 19 名亲属提起联合诉讼，试图推翻后来的遗嘱，而格雷也被列入名单中。若官司获胜，他至少可获家族铜矿事业 6.25% 资产，约 1900 万美元。

遗产管理人称，承办律师一直在找格雷，之前只找到他租来堆东西的仓库。

格雷幼年被克拉克家族收养，生前无妻无子，一生居无定所，大半辈子在落基山脉

当牛仔。

女富豪有多富

克拉克去世后，长年照顾她的 62 岁的菲籍女护士派瑞获得约 30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9 亿元）现金，派瑞为她工作了 20 年，每天 8 小时负责照料她的生活。她还赠给派瑞自己收藏的价值几百万的玩偶和玩具屋。

克拉克上亿美元的财产她生前五年都没有去看过。而最值钱的财产是克拉克的在加州圣巴巴拉的海景别墅，价值 8450 万美元（约合 5.3 亿元人民币），而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她就再也没去过这里。

《信息时报》2013.1.3

习武的民国文人

民国史上，有许多国学大师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爱好广泛，习武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苦于家里“三世不寿”的教训，他非常注重养生保健，习练拳术就是其养生方式之一。

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当钱先生在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阿飞，在课堂门口探头探脑。钱先生问他们做什么的，他们也不理睬，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堂内左右穿插。钱先生恼怒了，登时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钱穆先生几十年不间断的练习太极拳，最终以 95 岁高龄辞世，打破了“不寿”的魔咒！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 22 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命。从此，他很注意锻炼身体。特别是打拳，最早还练过剑术，而且舞得颇有心得，还编了一本《舞剑图》。

老舍习练的拳术很多，其中“昆仑六合拳”，他打得特好。当年老舍在伦敦讲学时，每天早上练拳。一位旅英的朋友陈逸飞拜访他，他让陈先生打他一拳，陈的拳伸出后他胸部一收，顺势把陈先生撂倒了。

1933 年 4 月，老舍拜济南的著名拳手为师开始系统习武；1934 年迁居青岛。老舍在黄县路租了一套房子。房前宽敞的院子成了他的练拳场子。通客厅的小前厅里有一副架子，上面十八般兵器一字排开，让初次造访的人以为闯进了某位武士的家。这一时期的老舍，生活安定，身体说不上健壮，但无大毛病，创作旺盛，写出了《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1935 年，老舍创作了带有武侠性质的短篇小说《断魂枪》。

虽然 1949 年，老舍在美国打拳时受了伤，落下了残疾，开始拄拐，但就老舍长期习练武术的功底，若不是“文革”的遭遇，老舍也应是一位长寿的作家。

《黔东南日报》2012.12.12

文 / 孟祥海 荐 / 丁强